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Third Edition

Robert B. Marks

现代世界的起源 第三版

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 世纪

〔美〕马立博 著

夏继果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现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 世纪

第三版

〔美〕马立博 著

夏继果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 世纪：第三版 / (美) 马立博著；夏继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 - 7 - 100 - 14994 - 5

I. ①现… II. ①马… ②夏…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935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现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 世纪

(第三版)

〔美〕马立博 著

夏继果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4994 - 5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 插页 6

定价：62.00 元



本书的作者与译者

中文版序

本书的最新版本在中国出版、与中国读者见面，我感到非常荣幸。本书第一版的读者会发现，第三版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点，其中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它所涉及的内容一直延续到现今，并且增加了关于环境的篇幅。

与现代世界历史的大多数著作不同，本书带给读者一种基于全球的、环境的叙事；对于我们现今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提供了新的、有时是让人吃惊的见解。

有关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历史著作都特别关注欧洲：“西方的兴起”或者资本主义（首先兴起于西欧）的发展。关于现代世界形成的大多数著作因循卡尔·马克思和其他 19 世纪欧洲社会理论家的观点，认为，现代性的最初萌发始于西欧，由那个时代和那个地区的特殊原因所致；现代性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由欧洲人与其美国兄弟传播到全球，“现代世界”应运而生。现代世界历史的叙事通常都是欧洲中心论的，原因在于它们把欧洲放在核心的位置，把欧洲人的所作所为当作现代历史的驱动力。

本书的研究路径以及所提出的观点与此颇为不同，它把亚洲和环境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首先，只有在全球的语境中，把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放在从大约 1400 年到 1800 年蓬勃兴起的全球经济的核心，我们才能够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和印度是最为先进的经济体，欧洲国家则由于远离以中国和印度洋为核心的经济引擎而相对落后，正在千方百计谋求获取亚洲财富的途径并迎头赶上。

其次，只有在环境的语境下才能理解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化石燃料工业经济跨越的原因。到 1800 年，包括中国和西欧在内的世界上所有最

为发达的农业经济都在努力挣脱环境的限制，主要原因在于森林采伐已耗尽了能源，无论对家庭取暖、做饭还是对工业生产来说都是如此。所谓的“工业革命”的确最早发生在英国，但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想象中的英国之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所具有的文化、政治或经济优越性。

本书还把世界历史放到全球氮循环的语境中来理解。氮是一种化学元素，对地球上的生命至关重要。没有氮，人类就无法生存。问题在于，几乎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能够被动植物（包括人类）所利用的氮受到自然过程的严重制约。人类的生存状况限制着任何一个社会和整个世界的人口数量。那些拥有高产农业的地区能够开发利用最大量的自然过程产生的氮，并养活大量人口。在 20 世纪，氮对“可能性”的制约被打破了，一种工业生产方法被发明出来。现如今，这种方法所生产的可供动植物利用的氮已超过了所有自然过程所产生的氮的总量，导致今天的世界人口已猛增到 70 多亿。

读者也许想知道我有什么资格撰写这种把中国和环境作为重要故事情节的现代世界的历史。从专业训练、研究和出版的角度来说，我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1978 年，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中国史博士学位，我的第一部中国史著作（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彭湃）也在不久之后出版。我的第二部著作是一部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环境史，已有中译本出版。本书的研究让我相信，帝制晚期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和市场体系，丝毫不逊色于世界其他地区，因此那时的中国并不“落后”。最近出版的第三部著作研究中国与其环境的关系，涉及从九千年前农业的起源到今天的漫长历史进程。该书中译本也已经出版。^①

① Robert B.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译本《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13), 中译本《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在过去 25 年的时间里，我自己和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几位同仁——由于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多所大学工作所以有时被称为“加州学派”——对现代世界起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产生了怀疑。很幸运，我非常熟悉这些中国史学者的研究工作，因而能够把他们的成果综合起来，形成此英文著作，把关于中国的最新学术成就呈现给世界史学者。

正像我乐于把关于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世界史学者那样，我也荣幸地把这本关于世界史的新解读——中国和环境在其中至关重要——推荐给中国读者。

马立博

2017 年 1 月

Robert B.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opyright © 2015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根据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 2015 年版译出

目 录

第三版序言 / 1

导 论 西方的兴起? / 4

第一章 1400 年前后的物质世界和贸易世界 / 21

第二章 从中国说起 / 44

第三章 帝国、国家和新大陆, 1500—1775 年 / 68

第四章 工业革命及其影响, 1750—1850 年 / 98

第五章 差距 / 127

第六章 大转折 / 160

结 论 改变、延续及对未来的展望 / 206

注 释 / 216

索 引 / 248

译后记 / 274

图表和地图

图表 3.1 欧洲国家共同参加大国战争，1496—1514 年，1656—1674 年 / 91

图表 5.1 中国、印度、欧洲在世界 GDP 中所占的份额，1700—1890 年 / 128

图表 5.2 中国、印度、欧洲、美国在世界制造品生产中所占的份额，1750—1900 年 / 129

图表 5.3 印度、中国和欧洲的人口，1400—2000 年 / 129

图表 5.4 19 世纪英国的工厂大烟囱 / 142

图表 6.1 美国的分配不公，1910—2010 年 / 190

地图 1.1 13 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八个贸易圈 / 37

地图 2.1 1400—1500 年前后的世界 / 49 前

地图 2.2 15 世纪欧亚大陆与非洲的贸易世界 / 50

地图 3.1 1760 年前后的世界 / 97 前

地图 5.1 1900 年前后的世界 / 155 前

地图 6.1 世界极贫国家的地区分布 / 189 前

第三版序言

2000年，我在撰写本书的第一版。同一年，环境史学家约翰·R. 麦克尼尔出版了《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环境史》一书。麦克尼尔在其著作中指出：一百年之后，即21世纪结束之时，那些回望20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大众会吃惊地发现，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既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也不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衰、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妇女运动，而是人类与地球自然环境关系的改变。我作为一名环境历史学家，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在我的叙述中融入了生态主题。世界常常让我们大吃一惊，其中之一就是麦克尼尔的预测如此快速地变成了现实！且不说一个世纪，仅仅过了几年，人类与自然关系变化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成为我们理解近期历史的关键，而我们所处的地球历史的这样一个时代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人类世（Anthropocene）。

我之所以能够开始撰写本书，原因在于随着一大批关于亚洲的新学术成果的问世，质疑关于“现代世界的起源”这一问题的传统解释——即“西方的兴起”——成为可能。杰克·戈德斯通称这种关于亚洲的新学术为“加州学派”，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工作在加州，学术出版也在加州。这些新学术引发出这样的问题：现代世界的本质特征——政治上形成民族国家、经济上围绕工业资本主义而运转——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发现亚洲社会具有其他人认为只有欧洲才具备并凭此“引发”“欧洲的奇迹”的很多特征，据此我们认为，相似的情况不可能导致差异，应该寻找对世界如何及为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其他解释。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彭慕兰把这种学术汇集到两本重要著作中，它们改变了我们现今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破除了历史的欧洲中心论阐释。本书的最初两版（2002年和2007年）吸纳了这些学术新成果，把师生们带入一个关于现代世界起源

的崭新故事之中。

本书第三版（2015 年）保留上述内容。但除此之外，由于近来我们所经历的环境变化以及对于这种变化的认识，第三版中有关环境的情节占据愈加突出的位置。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气候学家才开始了解厄尔尼诺现象；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认识到工业和尾气排放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高会造成全球气候变暖。从这种人类正在导致气候发生变化的最初意识出发，我们如今已逐渐认识到，人类也在改变、破坏或者取代大自然的其他全球进程，其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熟悉本书前两版的读者和教师将会发现，第三版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其中既有强调非洲和分配不公的内容，也有贯穿全书的关于环境的内容。由于增加了这些新内容，同时也由于把所有注释放在书末，因此页码和索引也做了必要的改动。关于修订的更多细节，教师可以参考更新后的在线学习指导 (<https://rowman.com/ISBN/9781442212404>)。

讲述本书写作背景的这种变化并非为第三版的出版寻找理由。相反，我想指出的是，历史是活生生的，它与当代人所关注的内容密切相关，并非有些人所认为的“过去的阴魂”。新学术成果和新问题，两者都能促使我们去重新考察过去，并且把这两方面的变化都吸纳进来重新撰写历史。这样，我们所讲述的关于过去的故事才会始终与当前的我们紧密相联，并有所助益。否则，历史的用途何在？我们需要借助一切我们所能得到的帮助，而历史的眼光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直面当下，进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本书第一版得以问世，首先要感谢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彭慕兰以及约翰·R. 麦克尼尔的论著带给我的帮助，也感谢他们给予的直接关怀。对于本书的构思提供过帮助的还有丹尼斯·O. 弗林和阿图罗·吉拉尔德兹，他们追寻白银在世界流通轨迹的著作为我和其他学者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们还于 1998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的太平洋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太平洋世纪会议，期间我们在餐桌上谈论各种想法，本书的思路就这样诞生了。其他阅读并评论过第一版的还包括我在惠蒂尔学院的同事何塞·奥罗斯科和迪克·阿彻，西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史蒂夫·戴维森，罗

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世界社会变迁”系列丛书的编辑马克·塞尔登。感谢选修历史 101 课程“世界史导论”的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们，他们阅读了本书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并做出了评论，对本书的各种观点以及书本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何塞·奥罗斯科教授、伊丽莎白·塞奇教授和何塞·奥尔特加教授，我们共同讲授该课程，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拉丁美洲、欧洲以及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知识。选修历史 408 “高级研讨课”的历史专业的同学像学长们一样，他们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了与本书所涉及的一些主题相关的书籍，最近所研讨的主题有环境史（2010 春）、近代早期世界（2012 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2013 春）以及“17 世纪危机”（2014 春）。为了这次修订，惠蒂尔学院在 2014 年秋季学期为我提供了半年的公休假，理查德·戴尔和比利·戴尔教授这一职位也为我到中国旅行提供了便利。国家人文基金会的一笔拨款（FB-36592）为本书的第一版提供了资助。菲利普·博雅尔友好地（并且迅速地）允许我使用他的一幅地图（见地图 2.2）。在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苏珊·麦凯琴对本书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付印提供了很大帮助，一直向我反馈阅读和使用本书的学生和教师们的反应，并鼓励我撰写第三版。感谢罗伯特·恩滕曼教授和 Yuhin Ng 教授，他们注重细节，指出了第二版中需要改正的错误。本版中的任何谬误都由我自己承担。乔伊斯·考夫曼一如既往地提供着友谊、爱和支持，因为她深知在一所把教学效果放在首位的学院，一位老师要想著书立说意味着什么。像巴德和伦布兰特一样，斯坦顿也在提醒我：期待新的每一天。

导论 西方的兴起？

1 350 ppm！气候学家正告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里，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已经超过百万分之三百五十这一临界点，并且现在已达到大约 400 ppm。由于二氧化碳（CO₂）是一种温室效应气体，因而我们可以预见，地球正面临着全球性变暖的严峻挑战。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现今负责人詹姆斯·汉森看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所称的人类文明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大气二氧化碳含量为 280ppm 左右的温带气候下发展起来的。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汉森和其他气候学家已经认定，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增加的原因在于长达两个世纪的人类工业化行为，尤以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六十年更甚。¹

毋庸置疑，全球变暖是一个举世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但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人类的活动能够影响全球环境的变化，这其中的故事非常复杂，但并不神秘。历史学可以提供诸多工具，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所生活的世界——现代世界——是怎样以及为何会成为现在的样子。而这种理解会有助于我们寻求办法，去创造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加美好、安全、可持续和公平的世界。

通常说来，现代世界的故事围绕四个相互联系的主题而历史性地展开。第一个主题是，世界上一些地区率先完成工业化，这发生在什么时候，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过程后来又是怎样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模仿和利用的？这一故事情节今天仍在上演，并与另一个情节纠缠在一起，那就是诸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它们是人类政治组织的主要表现形式。工业化最先使西欧和北美某些国家的财富和权势与日俱增，以致世界上贫富两极之间出现了差距且逐渐扩大。这一“差距”及其后果的故事是本书所要讨论的第三个主题。

第四个主题探讨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是现代世界诸要素得以产生的环境条件，二是人类及其活动转而改变并持续改变环境的方式。人类给地球生态系统打上的印记如此之深，以致一些学者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世，在这个时期，“人类……已变得数量庞大、行动活跃，就对地球系统运行的影响而言，人类已在与某些自然力相抗衡。”²

就在 250 年前，全世界的人口还不到 10 亿，而且两个亚洲国家——印度和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二，它们并不属于欧洲。此后短短的历史一瞬间，全球人口就已增长到 70 亿以上（照此下去到 2050 年将达到 90 亿以上），而且世界遭遇了一个命运的大逆转：亚洲人曾经握有大部分经济王牌，而如今尽管中国、印度正再次迅速崛起，但仍然主要是西方国家和日本掌控着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工业和欧洲的国家模式即所谓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农业高度发达的帝国——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主导我们的世界的？

因此，要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不但要了解民族国家和工业如何形塑了现代世界，还要了解欧洲人整合世界的方式是怎样及为什么会最终主导全球。尽管各种解释五花八门，但是在过去二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包括美国的主流解释一直都是“西方的兴起”。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这种解释不再令人信服，但由于它可能是大多数读者最为熟悉的观点，所以我还是要花些时间探讨它，为构建替代性解释打下基础。

西方的兴起

“西方的兴起”这一概念包含了理论阐释和故事描述，旨在解释什么是现代世界以及它为何主要烙上了欧洲的印记。支撑这一概念的思想相当简单，它紧随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脚步而产生，那时正值 16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区区几百个西班牙征服者就摧毁了富丽恢宏的美洲文明，特别是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这令欧洲人震惊。在中墨西哥，两千五百万人中有 90% 死于天花和流感这类欧洲疾病。由于欧洲人对疾病的细

菌理论和墨西哥“大灭绝”的原因茫然不知，他们最初把自己的优越性归功于基督教信仰。后来，在 17 和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期间，他们又归功于诸如世俗、理性、科学思想等希腊遗产。

18 世纪后期，这一故事情节继续发展。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强化了欧洲人头脑中的自我意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欧洲“日新月异”，而世界其他地区似乎停滞不前。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多少是有些例外的，甚至是更好的。19 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更是被人们口中的法国大革命的普世思想，即自由、平等和博爱所感染，并溯源到古代希腊人，包括希腊人的民主和共和制度，希腊人从科学而不是宗教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界的理性主义倾向。在最初讲述“西方的兴起”的时候，整个故事如同一场接力赛，由希腊兴起的民主思想传给了罗马人，而后者却丢掉了接力棒（罗马帝国崩溃后接下来是所谓的黑暗时期），但基督教登台，重新捡起接力棒继续向前跑去，在封建时代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欧洲文化。古代希腊的遗产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并在启蒙运动时期得到阐发，最终在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西方的兴起”的浪潮中得到完善。

如果说西方兴起在 18 世纪处于“进行时”，那么到 19 世纪就达到了“完成时”。早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学术流派，他们的思想后来也被编织到西方兴起的故事中：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观念就是“进步”，西方是“进步的”，而亚洲（也涵盖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落后的”、“专制的”。诚然，拿西方的美德与东方的缺陷进行对比也许的确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然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财富和统治方式曾给 18 世纪的欧洲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着 19 世纪欧洲加速推进经济变革，而亚洲大部分地区陷入内部衰落，斯密和马尔萨斯等分析家的思想发生逆转，他们认为西方朝气蓬勃、具有远见、不懈进取、自由自在，而亚洲则是停滞不前、目光短浅、专横跋扈。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最犀利的批判者，但他们也相信 19 世纪的欧洲扩张主义正在给世界其他地区带

来“进步”。就像他们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写：

（欧洲）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³

然而，在西方历史概念化的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人物是马克斯·韦伯，他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撰写了大量著作。韦伯和马克思都着迷于解释资本主义怎样、为何在欧洲且只在欧洲得到发展，但是韦伯的解释却与马克思不同。韦伯没有像马克思那样集中于“唯物主义”的解释，而是瞩目于西方价值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尤其认为源自新教的理性主义和工作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至关重要。韦伯没有把他的西方兴起的思想仅仅建立在研究西方的基础上，他实际上还考察了中国和印度社会，把它们与欧洲比较，最终得出结论，至少这两个社会——实际上涵盖了所有非欧洲社会——都缺少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文化价值。他认为，尽管如此，它们也可以“现代化”，但必须经过一种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去除它们那种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障碍”。

“差距”及其解释

由上可知，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社会理论家已经意识到世界其他地区与工业化国家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在20世纪，斯密、马克思和韦伯的追随者们坚信，西欧人——且只有西欧人——已经破解了现代化的秘密，⁴而其他人也可以效仿。他们进而提出了有关世界历史发展的“扩散主义”理论：欧洲人首先发现了如何通过工业化致富，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向欧洲人学习并迎头赶上，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也终将如此（过去三十